

書經

卷肆

梁聲庭

書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

北望。嶽。顧瞻有河。粵瞻洛。伊。則宅洛。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實

先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之。始政。召公

囚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周公之歸。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

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一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為國

家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

文古。諸名篇。今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咸音

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

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先相並去聲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敷尾二反。戊音茂。○成

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邈邈而來也。朏孟康曰。

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

度入聲

度其城郭宗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

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若翼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

至則徧觀新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糒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也。而厥既，命殷庶，庶殷

丕作，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周書召誥 卷五

傳去聲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也 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鳴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好惡
並去
聲

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我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號乎聲

鄉去聲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

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

沖音

巖音

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幼沖之主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鳴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

之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司書召誥

四

卷五

秘音

影音

周書

四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地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

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

邑。自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

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

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

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

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聘。貢賦道里均。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
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所處所也猶所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卽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

八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

謂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元位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監乎聲

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末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上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末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使去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十史，氏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畱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十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畱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畱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佅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册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十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不辨蘇氏曰此

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

誥治四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

相去聲

幾乎聲

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而成之而後定基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澶水東亦惟

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澶音塵佯補耕反乙卯即名誥之乙卯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澶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澶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澶之間下都在澶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佯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十獻其十

周書洛誥

卷五

相去

之兆

辭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十

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

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

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十之

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假音格

齊音齊音音弗

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
 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
 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
 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
 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
 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
 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
 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於事情者抑不
 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
 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顙若敝其放
 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
 宜周公以予齊百工佂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為首務也

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
 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
 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

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司書洛誥

卷五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

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

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

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

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大視示也功載

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

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

載者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

如此

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

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於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尙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蕪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厥若彝及撫事如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

現見音

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公曰已汝惟冲子惟

亦永有辭于後世矣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

周書

洛誥

十

卷五

朔朝音

侯教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

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

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

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

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乃惟孺子頒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

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

遠用戾

夔莫郎反。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

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

於是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

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

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

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

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

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

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

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

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此下

周書洛誥

上

卷五

教音

施音

成王答周公及雷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
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
不乖也。恆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
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
文武。仰不愧天。
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文宗禮同將天也。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
冲子夙夜。毳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
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
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
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爲哉。惟
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
之志。故示其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以雷之之意也。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

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畱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

祕費音

退卽居于周命公畱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畱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畱守畱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公不爲伯禽也

未克救公功

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

禮故未能救公功也牧功者安迪將其後監

周書洛誥

七

卷五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

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斃音亦

亦懌音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

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孺子來相宅。其大惇。

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

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

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

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

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且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

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

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

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

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

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

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

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

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來些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

手稽首休享

秬由許反鬯丑亮反卣音由禮音因○此謹些殷民而命寧周

公也秬黑黍也一稭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

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

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

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敕庶

稭音

孚音

裸音

貫音

甫父音

殷且以相鬯二占。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也。歟？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

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遘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

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

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王侂殷，乃承敘萬。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

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侂殷者，若曰：遷洛之民。

司書洛誥。古。卷五。

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未

命語。脉。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相類。

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八太室裸。戊音茂。裸古

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

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

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

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

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大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

聲 監 平

聲 監 平

地以降
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
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

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越乃光烈考

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

土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
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

民于洛之時成周末作其後王與周
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

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
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司書多士

左

卷五

治平
聲

罰移爾遐馭。此事臣我宗多遜者。述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
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畱治于洛之
後，乃曰：「佅來毖股。」又曰：「王佅殷，乃承
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
至是，建造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
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土之所以作也。
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
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
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
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離民哉？
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
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

喪去

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

潤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潤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

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

昇音

司書多士

六

卷五

逸 沃音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
 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
 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
 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
 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
 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
 哉。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
 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
 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
 用言。

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

磨音

尾

開喪

並去

声

復與
覆同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

也人心得其安則疊疊而不能已斯則上帝

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閒于桀第桀喪其良

心自不適用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

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

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

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

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伊尹稱

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

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

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

自反矣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所

所以修其身恤祀者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所以敬乎神也

司書多士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

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紂大

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佚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

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

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

喪去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

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

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

戡音堪 剪音剪

于商者，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

是也。母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

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

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

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監平聲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周書多士

六

卷五

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

正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

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母違越惟爾

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開論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

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樂音

又曰 劫本 日 其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

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閒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而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用得乎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行去
声

應平
声

處上
聲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
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
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
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

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

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

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還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

幾平聲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

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

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

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今徒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

扶夫音

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未裔為起家之始祖

司書多士

二

卷五

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

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博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求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子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之艱難乃逸者

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

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

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去聲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周書無逸

三

卷五

離俚音

周書

之人無聞知

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該

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

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

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

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

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

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

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

也。翁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

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

當去
聲蔚
音具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大戊有原命咸有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其在高宗時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

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

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

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

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
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
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

此故亦有享國末年之效也。其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其在祖甲不義

惟玉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

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

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

公所稱者又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

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甲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說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申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

司書無逸

三

卷五

惡去

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天，此篇專以享年年求不求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

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大王王季帥畏之心。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發之耳。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

朕徒
結反

與
子音

咸和萬民

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

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

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

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

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

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

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

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

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周攸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

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

則無以知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

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

司書無逸

卷五

聲便去

周書

二四

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
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
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
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
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
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
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
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

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

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

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無皇曰今日
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樂音
洛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母通
皇與遑通

訓法若順則法也母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
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

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
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

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
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譎張流反幻音
患○胥相訓誠

惠順譎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誠告

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
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

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
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

奸惡
並去
聲

月言無逸

三

卷五

當時之民無或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交古

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

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

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

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

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

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

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

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

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懼懼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

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

詈力智反○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致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司書無逸

三

卷五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尺約反○綽

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
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
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求
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
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
人受禍不同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
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
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
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
胥次竟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
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
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
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
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

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周公曰嗚呼嗣

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

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

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於茲結之所

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

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

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各篇篇中語

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

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攝王政今復

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

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

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

論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

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

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構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畱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

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畱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

我不敢知。然其懼危懼之意。天命吉。嗚呼。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畱不畱如何也。

曰坊
本作
越

易去
聲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

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

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

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

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

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

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

敬民驕慢肆侈過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

在家而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

不知乎諶時王反○天命不易猶

歷嗣前人恭明德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

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

嗣前人之恭明德也異氏自弗克恭故不能

司書君爽

本反
胡

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

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

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

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又曰

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又曰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于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

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公曰：君

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公曰：君

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說音月

開去聲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

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

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

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

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

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

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

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

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

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

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

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

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

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

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

咸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賢也。○

司書君夷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借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

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

而享國長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益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

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

扶大音

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
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
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
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
龜之上如著之筮天
下無不敬信之也。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

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

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

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

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

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末之念則有天之固
命其治効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
與國俱顯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

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

秦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秦。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

幾乎聲

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叔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

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茂莫結反。夏氏曰。周公前也。夏氏曰。周公前

既言文王之典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

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見音
規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

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

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

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

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

有殷之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不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

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司馬君爽

父音甫與去聲

何者音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
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
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
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
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
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自

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
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
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
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
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勛不及未詳者造德不
降言召公去則者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

分音 琴音 音擊 斯音 齋

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交所言周

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

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

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

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

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琴結欲其解紆黯闇

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

沒者未嘗無爾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

變破斧缺斨之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

平時大臣之比願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

司書君頤三卷五

爾一且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
 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
 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
 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
 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
 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

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

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

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不

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

喪去
聲

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各

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予不允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

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一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

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踴躍而欲去為

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嗚呼。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周書君奭

三

卷五

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

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功能至于今

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

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

然後可也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雷召公故言

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雷召公故言

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

而從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

者也者

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

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

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

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

召公其言諱之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

際亦可悲矣

召音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烝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

相去聲

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而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能忽也。此召公又雷。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攻。有未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

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交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

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周書蔡仲之命

三

卷五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

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

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

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顛覆社稷。塗炭生

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

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

聲

少去

聲

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畱
 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
 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
 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
 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
 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
 雖欲遂友愛之心，三公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
 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
 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
 蔡叔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
 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
 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
 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
 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之事也。三年之喪，三十五年而畢，方其畢時
 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
 司書蔡仲之命

論去聲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

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

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

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不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思其終者所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謹其初也。

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玉家。和協

同姓。康濟小民。五者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司書蔡仲之命

三

卷五

如惡
並去
聲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

嘉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

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

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

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

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焉小王曰嗚呼小子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卽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

陵饒音

聖音

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一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名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既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矻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旣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司書多方

三

卷五

奎煙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

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

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

慳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各耳

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復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

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

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

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洪

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

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于

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

天命受天命。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

者以明示之。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

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

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

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

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

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

聲幾乎

日之閒不能少勉於此。是乃爾之所聞。欲其因

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

司誓多方

卷五

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厥圖。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

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子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

邑。叨他刀反，憤陟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

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

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眾，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

日欽崇而尊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

以戕害於其國也。

聲塞天

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爲民求王耳。桀旣不能爲民之

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

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

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

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

求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太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懣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
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
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
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違事紂者寧不
惕然內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愧乎
主簡擇也民擇
主湯而歸之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
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
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
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
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
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操平
声舍
上吉

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

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

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

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

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

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

周書多方

已

卷五

喪去
声

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
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
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
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
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
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
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
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紂以
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
多土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
乎？以下二章推之，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章之上，當有闕文。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集萃也。享，享之
于享而集于亡，故一大降是喪亂而乃惟爾商
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

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涵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是以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

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

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

曰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

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

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罔音多方

四

卷五

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在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糾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

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

也德輜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

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

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

記昇首

音攝
拆又
響晉

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
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
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
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
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
命而響服四海姦維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

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

此多誥我惟大降眷爾四國民命舉
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

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

熙天之命
夾訖洽反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

方平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平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收其田可也

卷五

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
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

也此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
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

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
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

多坊多
作本方

長上
声

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

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

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

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

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耳今言五

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

洛之前矣尤為明驗泉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

正爾罔不克臬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
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
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反側偷惰而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不能事也

司書多方

處上聲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

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

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

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

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

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爾尚不忌于凶德

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也思畏

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
多土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
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
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
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
微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界

潮朝音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

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

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

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

勸勵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

之也

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

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

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遠我命則惟爾多上

周書多方

四

卷五

更平
聲

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
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
多方疑當作多土上章旣勸之以休此章則
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敬違越且
有所畏而不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敢違越矣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
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
母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
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
所以形容周公之倦倦斯民會已畢而猶有
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
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
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

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
常在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
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
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問
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
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
古文
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衛丁劣二反
賁音奔○此篇周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苦曰言周公

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司書立政

鮮上
声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

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

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識信于九德之

參差
皆平
聲

喪去
聲

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三者致
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
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卽臯
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
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
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
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
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
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
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
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
教下而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謂之教也

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
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

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

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

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鳴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賢音敏。奄衣

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其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

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之

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

周書立政。卷五

長上聲

聲趣平

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

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

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

閒而俯仰無忤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

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

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

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大

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

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

見音
現下

長上
聲

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十祝巫匠執技
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
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
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
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
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
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
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
特見其各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
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
蕩上心而見大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
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
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
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
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
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主此諸侯之官也。司徒

司書立政

見

卷五

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

子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

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眾。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

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

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

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

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

以內見外也。天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

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

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

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

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

扶夫音

說故略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備

也。有司有職主者教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

而巳。漢孔氏曰勞

於求才逸於任賢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

茲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

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

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

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

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

牧旨

位之意毫釐之辨

學者宜精察之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

司書立政

已

卷五

樂音
格

相去
聲

率循也。牧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闕夫。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鳴呼。牧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丕基也。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

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

聲聞去

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自一話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未終

也。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終思成德之美。鳴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之言。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

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

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此意

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自古

抽繇音

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繇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乂也歟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

相去
声

暗
聆音

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勸音利。自古為國無

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沽沽便捷之狀也。

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

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時。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司之

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其克詰爾

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刑立政

五二

卷五

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治

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

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

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

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

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

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

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

之後狂獄之閒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

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

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

民命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者也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

陶曰彭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

也名者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好去
声

長上聲

傳去聲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

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今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其申備而辨極美之思矣

西合賦其聖而命勳蓋亦以是

察用斯遊其限由之於學則基本以是

本以是則其民安以公者大矣以是

以是則其民安以公者大矣以是

以是則其民安以公者大矣以是

以是則其民安以公者大矣以是

書卷之六

蔡沈集傳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

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

朝音

周官

卷六

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

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

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

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

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

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

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

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

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

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王曰。若

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

編胡
老反

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曰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百揆無所

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

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

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

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

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今予小子

官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三反○逮及時是

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

司書周官
二
卷六

然蓋修德者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

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

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彌予一人

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

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

長土
聲相
去聲

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

四海冢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

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

鬼之事和土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

之和者蓋以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

樂而言也卿主戎馬之專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

周書周官三卷六

易去聲

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

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卿主

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

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邦土

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

當之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

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

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

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

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

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合出不
 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
 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
 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
 莫不敬信。懷服矣。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蓄勃六反。○

喋徒
 協反

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法
 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
 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
 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
 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
 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
 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

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
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
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
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
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
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
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戒爾卿士功崇惟
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斷此都玩反

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
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
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
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
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位不期驕祿不
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

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

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

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

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

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

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居寵

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

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

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

失者。以寵利為樂。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所存大不同也。

政。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

任。推通回切。廡莫江切。○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

無古隨史其書見晉東晉文有周文王命召刺到周公出其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合德事親孝事

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昔

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父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

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

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

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

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

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

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

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

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

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
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
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
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
閒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
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爲陳迹也。

爾音

你

司書君陳

七

卷六

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

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

功孰能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

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

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圖厥政

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

抽 紬音

人反覆與衆其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

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

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

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庶
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

行去
声

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
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
君陳前曰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
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
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
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
爲此言矣嗚呼此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
其所以爲成王歟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
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
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

羽
予音

周書

八

卷一

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君也。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

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

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刑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狃習也。常。典常也。

俗風俗也。狃于姦究，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上章之宥。

無忿疾人之所不能化，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簡

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

辭於求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

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矣。求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

亦懌音

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

甲

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挑。頰音悔。○王

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

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全。○同名六卿。下至

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司書。顧命。

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
 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人為
 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
 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
 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
 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

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
 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

命汝。統言曰。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疾。甚言曰。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

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
 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

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成王自

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

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

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

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

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

大庶邦者，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

施公平周溥而不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可有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

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

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

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

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

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

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

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

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

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

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

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

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

其致刑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措宜哉

丑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逆讀日迎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

賁

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

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

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

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

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

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

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

武以隆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

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像雖一條

司書顧命

節亦不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越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

也命士取材狄設黼展綴衣展隱豈反狄

木以供喪用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

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展屏風畫為斧文

者設黼展帷帳如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

成王生存之日也篋莫結反此平時見羣臣觀諸

華玉仍几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

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

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

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

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

盾純音

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西夾南嚮敷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

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

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

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

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越玉五重陳寶赤

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

鼓音
焚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

列玉五重及陳

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義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王大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

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賓在西序故也。

二人崔弁

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彤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

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反戣音里

逵。○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

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

外嚮也。堂廉曰：『凡冕大夫服。』劉鈇屬戣，瞿皆

戟屬銳。當作鈇，說文曰：鈇，侍臣所執兵。從金

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鈇。』讀若允。東西堂路

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

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

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

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

可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

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王接上

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

椎埋器，悍之徒有志。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

於復亡者，當深釋也。

楯乳
允反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齊牋西反○麻冕也

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

太保太史太宗皆

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

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

也太宗宗伯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各祭以酌酒者唱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

司書顧命

左

卷六

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用皆曰御

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

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如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

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各之義卞法

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

然後可以對揚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文武之光訓也

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

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

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反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宅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醉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醉報祭也祭禮

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

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

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齊才詣反

齒曰齋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
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
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歆神之賜而不
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
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司收撤器用
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
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

合胡
勸反

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公主之。自陝以下，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公主之。自陝以下，諸侯主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皆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延賓。或曰黃朱若筐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

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家宰

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

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羨若未詳。蘇氏曰：羨羨里也。文

王出羨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羨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羨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

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惟恤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

新陟。玉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

遲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祈陟王。畢盡
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
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
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
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
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
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
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
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
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王若曰：庶邦侯

在喪故稱名春秋嗣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

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司書康王之誥 卷六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

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
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
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
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
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
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
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
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

以命建侯邦直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

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母遺

我稚子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也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

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不以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

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衰

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
 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
 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
 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
 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
 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閒教戒深
 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
 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跕王命
 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
 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又有音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

釐理也。保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王若曰。嗚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

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祕 茲音

周書 畢命

下

卷六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

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
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
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道有升降政

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
有隆有污也周

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
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茲殷
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
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
則民無所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

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

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
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

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

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

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

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養。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

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并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卽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惡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

貫有恒，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恒，胡登反。○對暫之謂恒，恒對常之謂。

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合簡實，深成作聰明，趨浮末好異。

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

筆之吏，爭以亟疾苛祭相高，其弊徒文具，無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

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惡天下
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以告畢。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鮮上聲悖。蒲沒反。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其能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恬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恬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倂枯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恬侈必至。滅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倂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

莫之取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

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

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

係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

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

訓于何以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葛爾殷民，化訓三紀之

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

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惟周
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

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

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

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

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

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公其惟

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又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

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動德之隆亦
 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
 業乃尊敬
 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

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

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

司勤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

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

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

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春也。舊

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

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

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

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

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

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

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

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不

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

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

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

其周密若順對答配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

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父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

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

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家法

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

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

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在司徒

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

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問命

問俱承反○穆王命伯冏爲太

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

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

督與
媿同

命

卷六

卷六

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
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
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
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
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
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
至。與大司徒略
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怵。勅律反。伯冏。臣名。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昔在

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

邦咸休

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

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

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

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大僕

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御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

便毘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

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窺邪媚者諛

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之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

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

翹音

阻語

音語

愴音

暹

關
瘵音

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徹之者蓋小人之
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
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曰
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
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
後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愴人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

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

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干其人之善

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

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

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俊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

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

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

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

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

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貶通然耄亦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亦之辭也。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充之反鳴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灸延及平民

無不為寇為賊鳴義者以鳴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剕

例反刵而志反椽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刵耳椽斲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

無罪不復以曲直之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

辭為差別皆刑之也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跋蒲 扈侯 古反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焚敷文反又音

紛○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

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比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

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

非
柴音

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
 求之眇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
 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
 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
 典正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
 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
 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
 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
 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
 助常道民幸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
 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
 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
 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
 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
 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

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

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

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

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按：臯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

伯夷播刑之迪。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

不應如此謬誤。德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

其心而教以祇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

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揚賜
 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
 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皇
 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
 如此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
 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
 伯夷禹稷雜稱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
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
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
 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
 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
 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左
 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

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

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

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

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

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

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

與天爲一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者如此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

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

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王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

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迫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求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訛鞫極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

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

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

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

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

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

卽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

卽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

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

敬逆天命以承我一畏威古通用威辟之

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

司書呂刑

卷六

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
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
福其求久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而不替矣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虔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
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
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
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
其意以明三者之
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
兩造聽民訟其備者詞證皆在

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
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

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有免之也

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也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

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有眾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也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

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

周書呂刑 三 卷六

無情實。在所不聽。王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

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墨。刻額而

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倍也。倍。差倍也。

而又差五百。鋕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笞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笞。入於鞭笞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

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

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

小亦皆有所謂小罪所省者是也若諸罰之輕

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

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

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

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

非齊者法之權也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

案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

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

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
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
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辨
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
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
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則沮
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
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
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
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
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
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
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
之也此言獻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

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

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

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行
貨也府聚也享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
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
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
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

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
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
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

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
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

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與鄭武公迎太子宜白立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

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

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

安在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

小坊小
作大本
大

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

不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

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旣先

檢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

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

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

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
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予嘉

扞侯扞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

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

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

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

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

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

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

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

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

度也簡者簡閱其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

卣音曷 卣音曷 卣音曷

句音

祕費音

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大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戍申，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

費誓

三

卷六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受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

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魯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反敵舉

救速條

涿音

直音

天反弔音的。鍛都玩反。○救縫完也。縫完其
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
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
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
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葬。

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牯音谷。獲胡化反。斂乃結

反。弔疾郢反。

○淫大也。牯閑牧也。獲機檻也。

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

當窳塞其獲。葬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

則有常刑。此命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

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馬牛。其風臣

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虞。馬牛其風臣

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

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

嚴部伍之事

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

則有大刑

峙文理反糗去九反楨音貞芻臄俞反蕘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

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東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

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蕘，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蕘，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之首

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

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訖，盡也。凡人之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

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

言之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

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惟古之謀人，則曰

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也。姑，且也。古

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

化魚
名反

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
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
既往之失而冀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其將來之善也

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

諠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諠

皇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諠巧也皇

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

者我猶庶幾得而存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

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

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

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

謂三帥諠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

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司書秦誓

且

卷六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口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反。昧昧而思者。

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

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人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胃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

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杌隍。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也机哩不安也懷安也

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巾繳上二章意